

涅克拉索夫

八幕剧

人 物

第一幕：塞纳河畔

男流浪者，女流浪者，乔治·德·瓦列拉，警官高伯莱，警察甲、乙

第二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儒勒·巴洛丹，女秘书，希比洛，塔维尼埃，佩里格尔，穆东

第三幕：希比洛家的客厅

乔治，警察，维罗尼克，希比洛，高伯莱

第四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塔维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巴洛丹，乔治，希比洛，穆东，莱米尼埃，沙里维，奈西亚，贝尔热拉

第五幕：乔治五世大街上的一套公寓房间

警察甲、乙，花店伙计，乔治，希比洛，戈斯达涅失人，维罗尼克

第六幕：布努米夫人家的客厅

博杜安，沙布衣，布努米夫人，奈西亚，贝尔德里叶，沙里维，贝尔热拉，莱米尼埃，佩里格尔，女秘书，摄影师，男客甲、乙，女客甲、乙、丙、丁，巴洛丹，穆东，德米多夫，高伯莱，乔治，希比洛，警卫甲、乙

第七幕：希比洛家的客厅

乔治，维罗尼克，沙布衣，博杜安，护理甲、
乙，高伯莱，德米多夫

第八幕：巴洛丹的办公室

奈西亚，沙里维，贝尔热拉，莱米尼埃，巴洛
丹，博杜安，沙布衣，穆东，希比洛，塔维尼
埃，佩里格尔

第一幕

〔塞纳河岸，近处有座桥。明月当空悬挂。〕

第一场

〔男流浪者躺着睡觉；女流浪者坐着，若有所思。〕

女流浪者 哎呀！

男流浪者 （半睡半醒）怎么了？！

女流浪者 真漂亮！

男流浪者 什么真漂亮？

女流浪者 月亮。

男流浪者 月亮，这有什么漂亮的！又不是没见过？

女流浪者 因为它圆，说它漂亮。

男流浪者 反正这是有钱人的事。还有观赏星星的富翁呢。（他又躺下，睡着了）

女流浪者 醒醒！（摇晃男流浪者的身子）

男流浪者 你能不能叫我再睡会儿？

女流浪者 （非常激动）看！那儿！那儿！

男流浪者 （揉着眼睛）什么？

女流浪者 路灯旁边，桥上。又是一个！

男流浪者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正是这样的季节嘛！

女流浪者 他瞧月亮呢。这事倒叫我挺开心，由于刚才我也看月亮来着。他在脱上衣，还把它叠起来。嗨！这人挺好。

男流浪者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杂种。

女流浪者 为什么？

男流浪者 因为他想跳河自杀。

女流浪者 淹死倒挺合我的欣赏习惯。只要不往下跳就行。我身体向上躺在水里，全身摊开，河水，就像个小妇人，从各处流进我体内。

男流浪者 因为你是妇人。一个真正的男人，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就得放响屁，痛快点儿。可那小子准得跟女人一样扭扭捏捏，没错。（又躺下睡觉）

女流浪者 你就不看他跳河自杀？

男流浪者 他还要考虑。等他决心定了，再叫醒我也不晚。（说着又睡着了）

女流浪者 （自言自语）我最喜欢这个时候，临跳前的那会儿。人到了如此地步，看上去都挺可怜。他俯下身去，看水里的月亮。水在流，可月亮静止。（推男流浪者）跳了！跳了！（跳入水中的声响）嗯？跳得姿势挺悠美。

男流浪者 哼！（站起来）

女流浪者 你想去哪儿？

男流浪者 他的上衣！我去捡他的上衣。

女流浪者 你总不能扔下我，让我一个人和淹死鬼在一块儿吧！

男流浪者 这有什么可害怕的。他死了。（往旁边走，准备下场）他妈的，还没死。

女流浪者 什么？

男流浪者 没什么。脑袋又露出来了。光露个脑袋，这是很平常的。（又坐下）但是，我还得等一下。只要他还喘气，我就不动他的衣服。动了就算偷。（他像责备似的连续发出咂嘴声）啧，啧，啧……

女流浪者 你干什么？

男流浪者 我不喜欢这样。

女流浪者 你到底干什么呀？

男流浪者 他游上泳了！

女流浪者 嗨！你曾没有满意的时候。

男流浪者 我可瞧不起那些窝囊废！

女流浪者 不管窝囊废不窝囊废，他必须得死。

男流浪者 这回可真算是个窝囊废！那件上衣也捞不到手了。我呀，我最好得等他死了才去拿。但我敢打赌，第一个过

桥的，不论是谁，肯定没有我这么高尚。（走到缆桩跟前，解下绕在桩上的缆绳）

女流浪者 罗贝尔，你想干什么呢？

男流浪者 （继续放缆绳）我解开这条绳子。

女流浪者 干什么？

男流浪者 （继续放绳索）扔给他。

女流浪者 为什么你要扔给他？

男流浪者 让他抓住绳子啊。

女流浪者 住手，笨蛋！让专干打捞营救的去干吧。咱们是流浪人，得老老实实，好比个花坛一样，什么也没看见。你如果强要出头呐，就等着受罪吧。

男流浪者 （被说服了）老伴，你说得就跟书上写的一样。

女流浪者 好了，就别给他扔绳子了。

男流浪者 我非得扔不可。

女流浪者 为什么？

男流浪者 因为他仍在游。

女流浪者 （走到河边上）停手吧，别扔了！你瞧，太晚了，他沉下去了。总算结束了！

男流浪者 （边向河中看去）我们可真不应该！（马上又躺下）

女流浪者 上衣呢？你不去拿？

男流浪者 我已经没心情干这个了。瞧，这是一个人，因为无人救他而死了。是啊，这让我想到我自己：在生活中，如果早有人帮我一把……（打哈欠）

女流浪者 赶紧去！罗贝尔！赶紧去！

男流浪者 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女流浪者 快，我叫你快点！拿绳子！他又浮上来了。（拽起男流浪者）混蛋！你为什么见死不救？

男流浪者 （一边站起来，一边打哈欠）你改变想法了？

女流浪者 对。

男流浪者 （把缆绳全放开）为什么？

女流浪者 因为他又浮出水面了。

男流浪者 女人啊，真想不透她们。（抛绳索）

女流浪者 扔准点儿！（发脾气了）你就不清楚这样他够不着？

男流浪者 （把绳索又收回来）女人都是一个样。一个人刚跳河找死，而你想叫他心甘情愿地爬上来。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吗？（又抛绳索）

女流浪者 他抓住了！他抓住了！

男流浪者 （失望）他竟连样子都不装一下。否则，我怎么说他有娘儿们气呢。

女流浪者 他自己顺着绳子向上爬呢。救了人！你不感到高兴吗？我可感到高兴。就好比给你弄出个孩子来一样高兴。

男流浪者 是啊！可见在生活里，并不是唯有坏人！起初我如果碰上一个像我这样的好人，从恶运中把我拉出来……
〔乔治上。浑身水淋淋的。〕

第二场

〔前场人物，乔治。〕

乔 治 （恶狠狠）一群王八蛋！

女流浪者 （难过地）你看看！

男流浪者 人就是这样背信弃义。

乔 治 （抓住男流浪者的上衣，使劲摇晃）你他妈的没事干了，混帐东西！你以为自己是老天爷啊？

男流浪者 我们还以为……

乔 治 你以为什么！今晚这么亮，像大白天一样，你压根不可能搞不清我要干什么。我要自杀，你听见了吗？你们竟然那么卑鄙，连一个将要死的人的愿望都不满足？

男流浪者 你刚才还没到死的地步。

乔 治 谁说的！我不是很快就要死了吗？

男流浪者 刚才你并没有马上要死，因为您现在还没死。

乔 治 我所以没死，全是因为你们违背了我的遗愿造成的。

男流浪者 什么遗愿？

乔 治 当然是死的遗愿呗。

男流浪者 那算不上什么遗愿。

乔 治 谁说的！

男流浪者 肯定称不上。你那会儿仍在水里游呢。

乔 治 那又算什么！我游一会儿，是等着沉底呢。如果你们不扔绳子……

男流浪者 嗨！假如你不抓呢……

乔 治 我是迫不得已才抓的。

男流浪者 是什么逼迫你非抓不可？

乔 治 咳！还不是人性嘛！自杀，是违背人性的！

男流浪者 这回你总算说对了！

乔 治 我说对什么了？噢，原来你是个尊崇人性的人啊！我那时知道，我的那个人性啊，它会不答应的。但是，我算计好了，等到它不答应也来不及了。先冻得我全身麻木，再让水这么一呛，我就喊不出来了。什么都计划到了，就是没考虑到钻出一个傻老头，利用了我求生的本能。

男流浪者 我们可没想要打捞你呀。

乔 治 我要责备你们的正是这个！大家都想作孽，你就不想跟大家一样吗？如果刚才你也想作点孽，你就会慢慢地等我沉了底，你就会心不在焉地走上桥头，把我撂下的衣服拿走，那可是三全其美罗。我呢，死了，你们俩呢，还能捞三千法郎。

男流浪者 这件上衣值三千法郎！（欲躲开。乔治一把抓住他）

乔 治 至少值三千。说不定值四千。（男流浪者又想躲开，乔治又把他拉回来）

男流浪者 主啊！

乔 治 一件漂亮的全新上衣，又暖和，又时髦，丝绸衬里，而

且还有好几个暗口袋。这件上衣从你鼻子底下溜走了！我再去自杀的时候可就要穿着它了。你明白吗，傻瓜！我死了才对你有好处。

男流浪者 先生，这我知道。可是，我那会儿专门想的只是您呀！

乔 治 （粗暴地）你说什么？撒谎！

男流浪者 我们是想帮您一个忙。

乔 治 你撒谎！（男流浪者刚要表示抗议）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揍你这小子。

男流浪者 要咋揍您就揍吧。反正我说的是真话。

乔 治 老家伙，我活了三十五岁，人世间什么卑鄙齷齪的事我都见过。人心哪，我都看透了。但是，到了我的末日，竟有这么个人模狗样的家伙，胆大包天当着我的面（指了一下河水）在我的灵床前跟着我说，他想帮我个忙！你听好了，一直没有谁帮过谁的忙。就是这样！你以为我会感激你？我感激你？我告诉你说，我瞧不起你，就是瞧不起！（忽然有所怀疑）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唉，你是不是觉得多亏了你，我才捡回一条命？（摇晃男流浪者的身子）快说！

男流浪者 不，先生，不。

乔 治 那我这条命应该属于谁？

男流浪者 不属于任何人。命是您自己的，全部属于您。

乔 治 （放开男流浪者）当然，老家伙，命是我的。我这条命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就是生我养我的父母我也不欠他们的帐。他们没计算好，这才倒霉地生出了我。谁抚养、教育我来着？谁安慰过我最初的悲哀？谁又保护过我免遭世上的种种危险？是我！是我自己！我只欠我自己一个人的帐。我是我自己所惟所欲为的好儿子（又抓住男流浪者的衣领）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临死前必须要弄个明白。是钱吗？你以为我会给你钱吗？

男流浪者 先生，一个人要自杀，刚好是因为他没钱。

乔 治 那总有点别的可图吧。（恍然若有所悟）没错！你们俩肯定是非常骄傲的人罗。

男流浪者 （不知所措）我们俩？

乔 治 你肯定在想：“此人不是寻常之辈，看他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容貌虽不出众，看上去却聪明伶俐、颇有尊严。这样一位先生，一定不会轻易鲁莽从事。他既然要了结自己的余生，想必由于某种重大原因。可是，我，我这个阴沟里的耗子，我这个区区小虫，这个腐烂发臭的地老鼠，但我比他看得还远，他如何做对自己更有利，我比他自己更清楚，我替他作出决定，他该活下去！”这不是高傲又是什么？

男流浪者 主啊……

乔 治 尼禄从奴隶们的妻子身边把奴隶抢过来，抛到河里喂鱼，你呢，你把我从鱼嘴里夺下来，又抛给人们吞噬。你难道不是比尼禄还残忍吗？你考虑过没有，世人原本要怎样整治我？你没想过。你是由着性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怜的法兰西啊！如果全国的流浪汉都像罗马皇帝尼禄那样随心所欲，法兰西将变成什么样子！

男流浪者 （恐惧地）先生……

乔 治 像尼禄那样！你们最高的乐趣，就是叫那些活不成的人也死不成。你们专门躲在暗处等着那些如今的厌世者，瞄准了机会就提起线儿控制他们。

男流浪者 提什么线儿？

乔 治 加利古拉暴君，你别假装了！我们身上都连着线儿，如果人家提线提得得法，我们就跟着跳舞。我是吃过苦头才明白这一点的。我就是这样提过别人的线，我玩了十年。然而，我，我不像你们那样，我不去招惹受折磨的苦孩子、被人家糟蹋过的姑娘和有家室之累的失业者。我专找那些一帆风顺、权倾一时的阔佬，特意到这些人

家里去花言巧语连哄带骗。噢！生活就好比打扑克牌一样。有时候啊，一对七就能赢四张同花。一个不名一文的加利古拉式的人物就能牵动我的绳子，让我这个过去牵着世上大人物们鼻子走的人在月光下跳舞。（稍停）算了吧，我还是跳河的好。永别了，晚安。

男、女流浪者 晚安。

乔治（又转回来对着男、女流浪者说）你们不会再救我吧？

男流浪者 再救你？

乔治 是啊，绳子，在那儿，不会了吧……

男流浪者 哦！不会了！我发誓，我们再也不会干那种蠢事了。

乔治 如果我在水中挣扎呢？

女流浪者 我们就只搓搓手。

乔治 我假如喊救命呢？

女流浪者 那我们就唱歌，盖住你的声音。

乔治 真好！好极了！（仍在原地不动）

女流浪者 你走吧。

乔治 老多时时浪费掉了！我应该死去十分钟了。

男流浪者（胆怯地）哦！先生，十分钟，这不算什么？

女流浪者 特别是像您这样，当永恒就在眼前的时候。

乔治 我愿意在永恒里见到你们！永恒刚才是在我的眼前，这是事实。可是，由于你们的过错，我让永恒溜掉了，我现在不清楚如何才能把它抓回来。

男流浪者 永恒走的不远。

乔治（用手指着河水）用不着找了，永恒就在那儿。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到那里去与它会合。请理解我：刚才我遇到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走在一座桥上，刚好这时我感到绝望，这两种机会不是那么容易碰到一起的。现在呢，我不再站在桥上了，可是我希望——听好了，我说的是我希望——我现在还处于绝望之中。哎！它们来了！

男流浪者（吓了一跳）谁？

乔治 让我死的理由。（扳着手指头数）这些理由会都在。

男流浪者 （急促地）我们原不打算阻挡您，先生，然而，既然你已经找回理由……

女流浪者 （急促地）您如果不嫌我们冒昧的话……

男流浪者 （急促地）我们很愿意知道您的理由。

女流浪者 （急促地）这些日子，我们看到许多人跳河……

男流浪者 （急促地）并不是天天能找到机会同他们谈谈。

乔治 星星啊，转过脸去吧！苍天啊，快把你的月亮带走！应该存有两个太阳，才能把人类肮脏的犄里旮旯儿照亮。（对两个流浪者）你们胆敢问我想死的理由？倒是该我，该我问问你们这些可怜虫，你们活着的理由是什么？

男流浪者 我们活着的理由……（向女流浪者）你，你知道吗？

女流浪者 我不知道

男流浪者 人活着……就是这么回事呗。

女流浪者 既然开了头，就得活下去。

男流浪者 反正总要到头，干吗非要自己往台阶下走呢？

乔治 到头是要到头的。可要落得个啥样子？还没死就成了臭肉一摊。别错过我给你们这个机会。把手伸给我，咱们三个手拉手，一齐跳。这样，死就成了一件乐事了。

女流浪者 但是，干吗非要死呢？

乔治 由于你们早就倒下了。生活，好比剧院里失了火，一片慌乱。大家都找太平门，可是谁也找不到，你挤我，我撞你。如果谁跌倒了，那就活该倒霉，马上被众人踩在脚下。四千万法国人都在你们脸上踩来踩去，这重量你们感觉到了吗？但谁也别想踩我。我周围的人都叫我踩过了。今天，我倒在地上了。那么，再见吧。我宁愿一命呜呼，也不希望让人老踩在脚下。你知道吗？很久以来，我总是随身带着毒药，就藏在戒指的宝石座下面。我已经提前死了；我翱翔于人间之上；我以艺术家的敏锐观察这一切。这多么飘忽不定！我的死，我的生，一

一切都缘自我自身。我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我，我是我自己事业的破坏者。这又多么值得自豪的事。跳下去吧，伙计们。人与兽唯一的不同，就是人能自我结束自己，而兽类却不能。（要拉男流浪者去跳河）

男流浪者 先生，您先跳吧，让我再想一下。

乔治 我还没有说服你？

男流浪者 还没完全说服。

乔治 现在到了我结束自己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我不行了。以前，我只要一开口，想说服谁就能说服谁。（向女流浪者）那你呢？

女流浪者 不跳！

乔治 不跳？

女流浪者 咱们凡不着客气。

乔治 那就来吧！你将要死在一个艺术家的怀抱里。（拉女流浪者）

男流浪者 我的老婆子，天啊，我的老婆子！她是我的，他是我老婆。救命哪！救命哪！

乔治 （松开手）别叫喊。他们会听到的。

〔桥上及远处出现灯光。哨声。〕

男、女流浪者 （看到手电筒的光束）警察来了！

乔治 他们抓的将是我！

男流浪者 您是个小偷？

乔治 （不快）我长得像个小偷吗？我的老好人！我是个骗子。（传来哨声。乔治若有所思地）不是寻死，就是坐五年班房。现在问题就在这儿。

男流浪者 （注视着桥上）他们看上去似乎要下来。

女流浪者 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罗贝尔？他们会把我们当作他的同伙，把我们打得鲜血直流。（向乔治）先生，您如果还想自寻短见的话，就快请便吧，用不着牵挂我们。您要是赶在警察来到之前拿定主意，那我们可就感恩不

尽了。先生，请您帮这个忙吧。

乔 治 我从来没有帮过别人的忙。临死这一天，我也不会开这个头！（男、女流浪者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一齐扑向乔治，想把他推到河里）哎！哎！你们要干什么？

男流浪者 帮你一下，先生。

女流浪者 您清楚，万事开头难……

男流浪者 想帮您开这个头。

乔 治 你们放开我！

男流浪者 （继续推）别忘了您已经倒在地上了，先生。

女流浪者 倒了，全完了，一无所有了！

男流浪者 叫人家在您脸上踩吧！

乔 治 你们要淹死自己的孩子？

女流浪者 我们自己的孩子？

乔 治 我是你们的孩子，是你才说的。（推男、女流浪者，二人跌倒在地）你们这两个溺婴犯，我有权利向你们提出要求。你们俩出生个儿子，这违背了他本人的意愿。现在，应该由你们保护他！（左顾右盼）我还有机会逃走吗？

男流浪者 他们从两头围过来了。

乔 治 如果抓住我，你们也得挨揍。也就是说，我的利益就是你们的利益。这正是我喜欢做的：你们救了我，自己也得救了。这样，我什么也不欠你们了，连感激之心也不欠你们了。那是什么？（用手指河岸上一小片暗影）

男流浪者 这是我的替换衣服。

乔 治 把它给我。（男流浪者把衣服递给他）好极了！（脱掉裤子，换上拿过来的一条）真够肮脏的，都成虱子窝子。（把自己的裤子扔到塞纳河里）给我搓搓身子！

男流浪者 我们不是您的仆人。

乔 治 但是你们是我的父母呀。给我揉揉，要不我可要打人了。（二人给他揉身）他们来了！我躺下假装睡着了，你们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儿子。（躺下）

男流浪者 他们不会信任我们的。

乔 治 你们如果表情逼真，他们会相信的。

第三场

〔前场人物，再加上高伯莱警官及警察两名。〕

警 官 你们好，我的亲人们。

男流浪者 （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嗯！

警 官 刚才谁喊叫了？

男流浪者 什么时候？

警 官 才一会儿。

女流浪者 （指了一下她丈夫）是他。

警 官 他干嘛要喊？

女流浪者 我揍他来着。

警 官 她说的是实话吗？回答！（摇晃男流浪者）

男流浪者 您别碰我！现在是共和国，我老婆打我，我就有权利喊叫。

警 官 嘘！别那么浮躁，客气点，我是警察局的。

男流浪者 我可不怕警察。

警 官 这你可就错了。

男流浪者 为什么错了？我又没干坏事。

警 官 有什么证明吗？

男流浪者 证据要你们拿出来，看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警 官 那再好也没有了。可是，警察局穷，拿到证据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们偏爱口供，因为这用不着花钱。

男流浪者 我什么也没说。

警 官 安静些，你会招供的：一切全照法律办事。（向警察）把他们带走。

警察甲 长官，叫他们招供什么？

警 官 什么！招供彭多瓦兹那件凶杀案，还有沙朗东抢窃案。（警察拉男、女流浪者）停一下！（向两人走过去，和颜悦色地

说)咱们三个人,可不可以交个朋友?有事好商量嘛!你们吃了苦头,我是真感到难受呀!

女流浪者 官长,你可太善良了。

警 官 我在追捕一个男子,三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八,黑头发,灰眼珠,穿粗花呢衣服,看上去衣冠楚楚的。你们见过这样一个人吗?

男流浪者 什么时候的事?

警 官 就在今天夜里。

男流浪者 我确实没看见。(向女流浪者)你呢?

女流浪者 我没见过!如果是个仪表堂堂的男人,你说我能不注意吗?

〔乔治打喷嚏。〕

警 官 他是谁?

女流浪者 他是我们的大儿子。

警 官 为什么他牙齿格格作响?

女流浪者 因为他睡着了。

男流浪者 他从小一睡着就磨牙。

警 官 (对警察)叫醒他。

〔警察摇晃乔治,乔治站起身来,揉着眼睛。〕

乔 治 谁如果长着你们那样的尊容,就不能让他突然把人叫醒。

警 官 (自我介绍)我是高伯莱警官。客气点。

乔 治 客气点?我又没犯什么事!奉公守法,用不着讲客气。
(向女流浪者)妈妈,刚才我做了一个梦。

警 官 你父亲大喊大叫,你就没被惊醒?

乔 治 他叫过吗?

警 官 像杀猪一样没命地叫。

乔 治 他经常大喊大叫,我习惯了。

警 官 经常喊叫?那为什么?

乔 治 因为我母亲常打他。

警 官 你母亲打他，你就不拦着？为什么？

乔 治 因为我站在我妈一头。

警 官 你见过一个褐色头发、灰色眼珠、穿粗花呢衣服的大个子吗？

乔 治 看见过，见过这么个混蛋！就是他想把我推进河里。

警 官 时间？地点？

乔 治 在我的睡梦里。

警 官 瞎说！

〔一警察跑上。

警察 在桥上发现了他的上衣。

警 官 那就是说他跳河了。如果不是，就是迷惑我们，想让我们以为他跳河了。（向男、女流浪者）你们没听到什么动静吗？

女流浪者 没听到。

警 官 （对两个警察）你们认为他溺死了吗？你们两位？

警察甲 我不大相信。

警 官 我也不信。这家伙，是头狮子，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跟你斗到底。（在河边坐下）小伙子们坐下吧。坐嘛！坐！坐！失败面前，咱们是人人平等。（警察坐下）让我们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寻找安慰吧。多皎洁的月光啊！那是大熊星座，看见了吧？哦！还有小熊星座！在如此美丽的夜色中，追捕人可真是其乐无穷啊。

警察甲 唉！

警 官 告诉你们吧，我跟上头儿说了。我说“老板，我倒愿意正直对您说，这个人我是抓不着的！”我是一个凡人，我这么说并不感到丢人：凡人是社会的中坚啊！让我去抓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凶手，我很快就能给你逮住：凡人与凡人之间，相互看得透，摸得清。但是这个要逮的人哪，你说怎么办，我就是感觉不到他。这是个百年不遇的骗子，一个无形无影的人。诈骗一百二十起，一次也

没落网。我毫无办法？这人是个天才，真叫我坐立不安。我怎么就一点儿也预见不到呢？（向警察）他在什么地方？他做什么？他如何对付咱们？你让我怎么知道。这种人天生就跟我们不一样。（俯视河中）哎？那是什么？（捞起裤子）他的裤子！

警察甲 肯定是脱了裤子以便游水。

警 官 不可能！我是在第三个台阶上捡起来的，是在水面以上！（乔治往左边爬，最后不见了）等一下……他是在这儿脱的衣裳。他肯定有替换的衣服。这些衣服……有了！（一回头看见刚才乔治呆的地方，乔治已无踪影）抓住他！抓住他！

〔警察跑去追赶。〕

男流浪者 伊尔玛？

女流浪者 罗贝尔？

男流浪者 你明白了？

女流浪者 明白了。把手给我。

男流浪者 再见了，伊尔玛。

女流浪者 罗贝尔，再见了。

警 官 （回头向两人）对于你们，我的两个坏蛋……（男、女流浪者手拉着手，直立地跳入河中）快捞！把这俩捞上来！快抓！把那个抓住！（警察跑上，跳入水中。警官擦额头上的汗）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逮不住他的！

——幕落